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三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官闕惡一

白毀舊府 晉羊祜督荊州時長吏喪官人多毀舊府祜以死生有命下征鎮禁之

請替惡不闕 范甯求補豫章帝曰不宜令守無以身試死甯臨行上疏云云公亮於幽顯可以經夷險而不變

敢居官舍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不敢居廣居之

孔留除其署 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留除其署以視事云

以柳易播 中山劉夢得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願以柳易播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於是改連州韓文

五谿不毛處 劉禹錫傳敘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惑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荒陬一失意不能堪刻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

天荒闕 忻州刺史是天荒闕蓋歷任多死時有金吾郎將任此官

舍果有蛇怪後亦絶之饒州餘干令宅亦如此南部新書

勸易署寢 李珏治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

戶部為凶官 畢搆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為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

邠署相傳刺史視其壞莫敢葺 李聽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鑿凶則何避治署亟使新之卒無畏

休假二

白休謁　休請　從吉　休沐　歸休　請給長假 並假名也

予告賜告 漢律令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

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至成帝時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杜欽言於王鳳曰竊見令云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賜予令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也注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或病滿賜告詔恩也今告則不得失輕重之意鳳不聽竟坐野王後遂為常也

過長安謁 漢令曰吏二千石過長安謁注云謁者自謁得告也律吏二千石已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

漢律五日一沐 漢律吏得五日下言休息以洗沐也

晉令一月五給 晉令給假者一月五給一年之戶六十日為限里內者病疾中延二十日及道政解故九十五日也

解職 晉起居注武帝詔大臣疾假滿三月不差解職

弔死問疾 後漢祝皓字子春篤於仁義為吏休歸先周旋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

恤喪拜老 後漢吳馮字子高為郡吏每休

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瞻疾病畢拜覲者老然後還家

定省 宋書王敬則子愻之為秘書郎愻之常請假東還定省

遊集 世說車武子為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乃早請給

荷擔 後漢許荊字子張家貧為吏休假嘗單步荷擔清節稱於鄉黨

策杖 後漢范丹字史雲為郡功曹每休假常單步策杖

山郎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注云山財所出故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休注云出財者能休常在外貧者實病皆以休假償之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自勵

不肯休 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至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亦可矣扶大慙

不

與休　魏志劉類為宏農守使與休假專使為不急也

不退食自公

休沐未嘗出門　張安世精力於職

多病賜告　汲黯多病疾且滿三月上嘗賜告者數焉終不愈

不欲出　文帝幸鄧通通亦愿謹不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也

又　董賢聖卿便僻善媚每賜沐浴不肯出歸常留中視醫藥哀帝乃詔賢妻得通籍入殿中

違假　史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問之對曰齊王使求臣女弟與使者飲故失期也

又　賈逵梁道為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數月乃還逵考竟免之

不限日拜墓假　晉陸煜仕錄尚書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顏含馮懷以為煜居台司受託付大臣之義本在忘忌既蒙詔許省墳墓豈容有期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詔從之

葬妻　魏舒元陽為尚書三娶妻皆亡是年自表乞假葬妻詔賜地及錢

孔休沐

如令李德裕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得告還鄉里高智周為侍讀得告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

太學生謁急狄仁傑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可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邪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

遇休日使至第召王琚每見閤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至第召之

謁告上冢魏元忠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

許休澣張薦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拘遣凡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内容省不得出薦上疏望許休澣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

休沐遂茲日韋應物休沐東還貴胄里詩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墟

休沐去人

遠高齋出林杪答李博士上公門懸甲令澣濯遂其私授衣日還田里詩上

舉薦三　不薦士附

白禹稱善人不善人遠矣稱舉也舉不失德出淹滯趙宣子為政振廢滯祁奚舉善舉讎舉子君子曰能舉善矣利其翹楚務在擇人選於衆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烝我髦士烝進也大舉無他唯善所在選於衆所試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無求備於一人或以事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待舉待取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推

賢而進 儒有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援引也 善不可失 取
節於蒭菲 考其德藝 周禮 舉以賢良 漢令諸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
士秀才茂才輒以名聞 引薦白屋 韓子 對揚紫殿 劉琨 非常之才 不次之用
進賢推士 鄭當時好進賢推士 推擇 搜揚 濟濟多士 舉類 傳惟其善故能
舉其類 顯忠遂良 旁求 上薦 登庸羣材 允釐庶政 人代
天工雍熙可致 賢為國寶側陋必揚 當側席之求 膺及門之選 道既日
彰 賢亦歲貢 晳諸虞典審九德而擇賢考彼漢章懸四科而
取士 漢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三曰饒法令四曰剛毅多略也漢書 進

賢達吏周禮太宰以八統御萬人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謂一衆勤勞之小吏也賢能之書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注書書賢者名也王拜受之重得賢也及門進士之門同升諸公君子于時實惟難進主司取士亦不易知俊造俊士造士也士之秀者始以名稱終因事舉舉賢使能禮既升歌於鹿鳴將接武於鴻漸請效禹稱善人庶使衡多君子推轂坐舉人漢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朱雲可試守御史大夫坐之拔茅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言賢人能進拔同類也無行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薦武士叔孫通專言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百餘人怨通通曰漢王方蒙矢石諸生寧能鬬邪狐裘反衣漢楊興言於史高曰將軍所舉不過門下

賔客富貴在身烈士不樂是有狐白裘而反衣之乎

原匡衡材智有餘隨牒遠方高乃辟衡爲儀曹吏

提衡 張湯杜周相爲提衡

引重 竇嬰灌夫二人相爲引重引重相稱樂也

處士薦人 符融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宗薦代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往薦達郡士范甯韓卓孔伷三人因辭自絕

抗孤士 朱穆曰韓安國之操不能抗一孤士況其下乎

爲將用儒士 後漢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有私 或問第五倫公有私乎對曰人有與吾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與送心不能忘亦終不用豈能謂無私

實薦士不薦士 後漢杜密爲北海相去官居潁川每謁郡守多所陳託同郡劉勝字季陵亦自蜀郡告歸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密知昱激己對曰勝位爲大夫是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同於寒蟬此罪人也今密達力行之士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而服

其心恥舉主張儉元節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兄弟頻舉吳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劉岱後欲舉正禮刺史曰前年已舉公山洪曰若明公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也卧龍蜀先主屯新野徐庶曰諸葛孔明卧龍也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管庫趙文子爲政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死不屬其子薦盜管仲於群盜中拔二人用之曰可人也其所與游僻也察舉揚歷魏王基舉管寧曰優賢揚歷注揚其所能而歷試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喻朋友相引薦薦延年舉自代丙吉病上問誰可代君對曰杜延年明法度于定國執憲議詳平也陳萬年篤厚於行後皆稱職上以爲有知人之鑒又吳周瑜病於鎮舉魯肅自代又鍾皓爲功曹太守問誰可代曰西門亭長

陳寔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何獨我知

不薦士 詔舉武猛士賀良無所薦上問之曰平生未常交士衛鞅因景監見人知其不約今士得臣舉亦非榮故不敢薦之也

不舉雜學 山簡季倫領吏部上疏請公卿各舉所知廣得才之路每聽政曰令公卿先議選舉各言所見鄉邑尤異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義朝廷從之

邑宰舉 魯恭爲中牟令薦名士方**有**帝即徵方與公卿所舉同

瘡不舉 張輔孟侯爲東郡守郡吏王青祖父與翟義同起兵攻王莽莽燒殺之父隆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死於難青亦被矢前太守以青有金瘡不舉輔歎其一門忠義遂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

辟舉 鄧攸伯道祖父殷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之

孔奨薦後進 李百樂好奨薦後進

宰相職當進賢 李吉甫始

執政以情謂裴垍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此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推轂士于休烈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刺舉不阿王播知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所取多才寔士王鐸爲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寔士爲世稱誦時時進賢才偉望李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或自寒冗躐進至侍從太平公主有所論薦或自寒冗躐進至侍從旋踵將相薦竄四十人杜淹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所薦竄四十人後皆知名樂引後進于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也互相推引薛登爲左補闕時選舉滋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閻立本薦狄仁傑授并

州法曹

薦使君美於朝　郭翰者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至寧州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于朝毋久留即命駕去

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　魏元同上疏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捜揚

薦于朝　李滋容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

奬士類拔孤仄　李景讓性奬士類拔孤仄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

舉引寒俊　鄭薰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

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　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

用人之長　張説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

以恩終始　張嘉貞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

延嗣等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負

愛善無遺

李吉甫引薦賢士大夫愛善

并表其書

竇群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無遺闕

不

選德進賢初不計私

韋表微翰林學士缺人人爭召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韋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得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不因介紹

張行成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元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每以用人爲先

朱敬則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

大才當大用

韋安石蘇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

薦書參同 薛珏左遷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馬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薦書參同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

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 來瑱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庭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招討使

中人尉薦 呂諲哥舒翰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

取材者數十人揔牙兵 及爲尹奏取材者數十人揔牙兵故威惠兩行

求才者貴廣 陸贄

蕭昕 始薦張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垍其後鎬興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瑱爲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爲名宰

登崇俊良 韓愈進學解曰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薦進才髦 李季卿在朝薦進才髦

文

亨氣方直才任諫諍 李邕特進李嶠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亨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

知賢而舉仁也 邕下獄當死孔章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又曰知賢而舉仁也

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 李白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

愛獎士類 李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

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震海窓網之鳥舉羽而翔霄 子之一名何足就矣

不叩而響不介而合 柳宗元上權補闕則其舉而至而其感亦甚同上

舉賢本無私 劉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居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

玉不韜輝 唐呂溫房元齡贊網

羅遺賢推轂群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文粹

藏用守道有歲年 崔顥薦樊衡書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藏用守道有歲年

無蔽賢之咎 一品集舉自代所冀虞丘無蔽賢之咎臧孫無竊位之譏

好提掖士大夫 許孟容好提掖士大夫天下清議上之

有所薦進劾為朋黨 李安期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安期進曰十室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劾為朋黨若陛下忘其親讎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嘉納

帝讓不推賢進善 權萬紀言治銀帝讓不推賢進善

鮮有簡拔 蕭俛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

非文詞者擯而不用 常袞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擯而不用故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之辨云

進退士

大夫鄭注進退士大夫撓亂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未踰年除吏八百負崔祐甫改中書侍郎未踰年除吏幾八百負莫不諧允請自代令狐彰方疾甚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妄進者少衰周墀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倖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不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縣是妄進者少衰

舉選 四

白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易我有好爵鴻漸于陸于陸于磐漸進之義遷喬烝我髦士烝進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詩

獻賢能之書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禮凡語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於司馬曰進士論辨然後使之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舉不失選傳署行議年高詔中丞執法郡守舉有明德者遣詣相府署行議年年幾也行狀也計偕武詔吏人有明當世之務習先儒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縣次給之食仲舒發之武帝隆儒術及仲舒對策明孔氏抑百家立興學校州郡舉孝廉茂才皆仲舒發之三適武帝時公卿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以弓矢車馬也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削

地畢矣不舉孝不奉詔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也

本仁祖義褒德録賢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武詔

得真宣帝詔舉廉吏誠欲得真也吏六百石位左右有罪自今以來毋得注云不復舉為廉吏也

内惡未發平帝詔諸有贓及内惡未發而薦舉者勿案驗也

四科漢制見上薦舉門

三互後漢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家及兩州人士不傳對相監臨後有三互法禁忌轉容選用艱難蔡邕上疏宜去三互法帝不省言竟不用

限口舉人後漢丁鴻與司空劉萬上言自今郡國率二十萬歲貢孝廉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以此為增減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口三歲一人蠻夷錯雜不為數魏令十萬户察孝廉一人府秀不拘户口

限年又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胡廣駁之曰選用材無拘定制六奇之策

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章奏甘奇入用年秉彊仕終畢揚聲亦在弱冠帝不從遂班下郡國唯茂才異行者不拘

清儉 太祖爲丞相司空毛玠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所用皆清心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能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家車服不敢過度和洽字士陽議儉非中道云云

守文 衛臻典選舉蔣濟與書曰漢以亡虜爲將周拔漁父爲太師何必守文答曰古人遺智惠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予開拔奇之律使天下馳騁也

畫地作餅 魏盧毓爲吏部尚書諸葛誕鄧颺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謡帝疾之時舉中書侍郎詔曰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言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得異人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臣以循名責實無官績但常有以驗其後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考績法廢故真僞相蒙帝詔作考績法

不抑寒素 王蘊爲吏部郎不抑寒素每一

官缺求者十輩無所是非連狀白之其人有地其人有才各隨其方不得者不怨之也

山濤啓事　山濤爲僕射典選吏部並得其才再居十餘年一官缺輒啓數人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曰山濤啓事也

甲午制　王戎爲吏部爲甲午制凡選舉先治百姓然後授仕也

門調戶選　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今內外群官職未朞而奏遷未知優劣且送故迎新宜免戎戎與賈郭通親得不坐戎自典選舉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沉浮門調戶選而已

後漢四科　黃瓊以左雄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猶有所遺乃增孝悌及能從政爲四科

少牢鹿鳴　選舉令諸貢人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堪者不限其人數具申送之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

賓薦

鄉賦　國光

進士秀才　考課令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大經通四其策文辭順序義理愜當并帖經文過者爲通

帖策全通爲甲第諸秀才試方策五條文理俱高者爲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爲上中云云未成分

數考功式諸州及國子監貢舉人試官須對長官判官共加考試至省及第不成分數者其罪以長官爲從雖未成分落第人内有帖試俱不通一者亦依不成分例

冒貢薦延病朋漢何武問文吏於儒者問儒者於文吏以相參驗除吏先爲科條以防請托

以貌以言宣父尚云有失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惠則哲帝堯亦曰其難

充賦晁錯策曰乃以臣錯充賦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武詔

州叛廢舉孔坦君平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群將

今應舉孝廉可否坦曰罪不相及今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

孔凡四舉皆知名者

王起判太常少卿帝患選士不得才時命起典貢舉凡四舉皆知名者人伏其鑒

敵數百人

杜顗舉進士禮部侍郎賈竦語國曰得杜顗足敵數百人

選舉以私

宋務光上書長吏貪冒選舉以私

宜人以簡練爲急

魏元同上疏言選舉法弊曰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貨者止糟糠富有餘粱肉故當衰弊之乏則磨策朽鈍以取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

爲時嘉仰

岑羲勁廉爲時嘉仰餘見吏部門

官無滯人

劉林甫建官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

選者就案閱簿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壘污厠

輕地寒

李揆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

官邪載閒衘之

調者丐留 張薦爲吏部侍郎選牒精允調者丐留

其擬用皆一時茂秀 王邱遷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擬用皆一時茂秀

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 柳仲郢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闕即擬唱吏無能爲姦

升沈在牙頰間 楊虞卿善諧麗權倖倚爲姦利歲畢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負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楊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犇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 劉蕡策

類得優調 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猥常務類得優調

先收寒素 李固言爲吏部侍郎既領選案籍自擬先收寒素柅吏姦

爲循資格 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光庭懲

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云

魏元同上疏言選舉法弊曰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

官有丐求輒下意聽納韋見素遷吏部侍郎官有丐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

歲選萬計張九齡建言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盖冒濫祇此爾

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陸贄入計曰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

兄弟並以書判超等顏杲卿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

以選事委令吏蕭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以選事委令吏句直日偃卧不下筆

抑文雅進黠吏楊纂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

黜史

隨才銓録 劉林甫歷吏部侍郎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録咸以為宜

最殿分明 劉晏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慴伏

寒遠無留才 崔郾遷吏部員外郎擬吏親抉格褒黜必當寒遠無留才

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 劉迺方調因進書曰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任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皐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三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桷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尨鴻深沉之士亦可窺其門闞矣

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 李林甫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

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

資格紛謬無復綱序

楊國忠旣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鈌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按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負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

就第唱補

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凡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傴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詬耻之

一名爲鼠輩所賣

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閒暄當黜詬曰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高第

請置五經秀才科 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群臣議李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言爲是

選士第務得才 李揆取士必考實乃之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

舒元輿 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縣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篚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

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 權德輿知貢舉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

薛登疏曰 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趍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公王之第陳篇希

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

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耻之　李戡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耻之

楊家三喜　楊敬之爲祭酒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糊名較覆　張說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

覆試　崔沔擢賢良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勑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第一

文宗自以題畀有司　高鍇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鍇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鍇乃能爲陛下得人

抑浮華先行實　韋貫之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

累公舉　沈傳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盡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文人脫中第則

累公衆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請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曳白 苗晉卿遷吏部侍郎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爲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爲御花蕚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及晉卿

取人以一日之長爲高下 韋陟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之長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

世謂之玉筍 李宗閔復爲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

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 賈至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升于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言至議以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

古柳復榮令貢士賦 呂渭遷禮部侍

郎古柳復榮令貢士賦餘見禮部門

廣明後州縣不鄉貢 鍾傳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

爲諸生貢舉 韋景駿遷房州刺史州窮險無學校景駿爲諸生貢舉

一第恩子 元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

氊筆淡書 進士榜頭粘黃紙四張以氊筆淡書禮部貢院四字或曰天皇頃以飛帛書之或云象陰注陽授之狀

千佛名經 張倬柬之孫舉進士不第嘗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

多取大臣貴近子弟 劉太真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舉博學宏辭 子邵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柳公綽取士皆知名顯貴 柳公綽取士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璵夏侯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

取士不宜限

數舒元輿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之合格可予

第其文異等孫逖擧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擧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

皆海內有名士孫逖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

入第二等劉憲武后時教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入第二等

龍虎榜歐陽詹擧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庚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

臨問試賢良趙宗儒改吏部尚書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

甄幽獨抑浮華高郢進禮部侍郎司貢部凡三歲

得士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

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　貢餘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

試進士東都　吳武陵入爲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爲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

所取皆一時之秀　和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五代史

白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 知人者智老子 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 舉爾所知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桑之舉孟明鮑叔之知管仲史齊桓霸者管仲之謀天下不知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人不易知 患己不知人也 始以智知終因德進 叔向之知鬷蔑 申於知己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解左驂贖之載與歸不謝入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攝衣冠以謝之石父曰君子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者也 趙貢知薛宣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丞薛宣還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第五倫所舉吏多至二千石世以為知人字伯英 法真

指胡廣 後漢胡廣爲南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真知人歲終雄勅真助求才雄命諸吏真自牖間占之乃指廣白雄遂舉孝廉京師試章奏爲天下第一

王諶舉种暠 种暠爲縣門下吏河南尹田歆外生王諶知人歆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以五應之欲自用一人清善者以報國爾助我求之諶送客至洛陽郭遥見暠暠曰得孝廉矣歆曰當山澤隱滯此近洛陽門下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出山澤歆召暠於廷辨詰職事辭對有據遂舉孝廉爲官至司徒

外靜內銛 魏曹爽秉政用何晏爲吏部尚書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政外靜內銛恐惑我兄弟

賓餞託子 魏張既德容兒童馮翊功曹殷游談賓餞請之妻笑曰童昏小兒殷曰方伯之器以子托之後既薦楚吳興太守

勸令兄弟別族 吳楊笁少獲聲名陸遜謂笁終敗勸笁兄務別族

南州冠冕 龐統少朴鈍司馬德操有知人鑒統

往見操操採桑樹上統坐樹下自畫達夜稱之爲南州冠冕也

小吏結交

後漢吳祐字季英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交而別功曹以爲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

取張遼徐晃於亡敵

魏太祖拔于禁樂進於行陣取張遼徐晃於亡敵

許郭之鑒

後漢郭泰字林宗許劭字子將咸有知人之鑒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其許郭之鑒

知無實行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燿上京三公每見辟召輒詢訪之隨其臧否以爲與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恐小道破大義公宜察焉膺然之後果輕薄並以罪廢弃也

衆中識

晉孟嘉方年幼知名庾亮大會州府吏士嘉坐甚遠褚裒問亮聞江州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亮大笑得嘉

知子

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

崇母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賞御人

石苞仲容爲縣吏會謁者郭元信奉使求人爲御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

拔

杜密周甫爲太山守行春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遂召署郡職遣就學

顯拔

第五倫伯魚爲宕渠令顯拔鄉校元賀賀後爲二郡守以清潔稱

嗇夫

鄭宏巨君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署督郵

一日千里

袁崧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後王允至司徒

孔選任精明

裴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又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爲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他選任罔不精明

有子必爲宰相

楊嗣復父於陵韓滉妻以其女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爲宰相既而生嗣復

王珪母

王珪

少孤且貧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房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本傳

祿山有逆相 張九齡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

李白 永王璘辟為府僚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流夜郎

今黃叔度 劉迅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嘆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封倫 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

不能知人害霸也 魏徵齊桓公問管仲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時號知人 吳武陵始李愬節度

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光顔義而勇裴度帝問諸將才否度對曰李光顔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顔破時與兵帝嘆度知言

擇僚吏後皆爲通顯巨人盧齊卿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

士之致遠先器識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勵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本傳

問知人武后問狄仁傑曰要師德賢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

所薦進皆中興名臣

狄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本傳

賞知人 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

識唐公負王霸資 姜謩隋大業末高祖在太原謩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卒以正直稱 宗室皋扶風馬燚未知乃深自結名皋識之卒以正直稱

李勣知人 李勣初勣拔黎陽倉高季輔杜正倫往客馬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

當爲國器 房玄齡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

爲棟梁用 杜如晦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

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以子孫相諉**婁師德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王佐才**杜如晦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待以公輔**宗室從晦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獎目後進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即待以公輔後果至宰相**稱其遠到**蕭嵩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邱齊澣皆有名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使其子拜**韓滉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與議事正出其上**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混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混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顧聽事曰此公坐也**蘇珦調鄠尉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

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

才當自光大 桓彥範以蔭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恤于初厚爲禮

識於後生數稱譽之 鄭從讜識陸扆於後生數稱譽之扆後爲宰相

爲國重將 張守珪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狀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耶

捉刀立堂下 劉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謂曰後日必處吾坐

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 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呂渭等數十人曰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

當時推知人號席公 席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

李穀能知人 扈載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

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五代史

貌厚而小心

高行周隷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同上

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韓文

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

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然則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緌冕翼以侍隷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故曰知之難柳宗元與楊京兆書

月旦評 後漢許劭與兄靖俱有高名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品題由是汝南俗有月旦評也

道廣 許劭到潁川不詣陳蕃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角立傑出 桓帝徵徐穉等不至因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先後蕃曰閎王公之族聞道訓著生三輔仁義之俗不扶自直穉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角立傑出宜為先也

萬頃之波 郭林宗至汝南見袁閎不宿而去從黃憲三日薛勤問曰奉高之器清而易挹叔度汪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蒹葭倚玉樹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泰初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泰初如朗月入懷

玉人 晉王敦以衛玠為玉人稱王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礫間也

璞玉渾金 王戎曰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知其寶莫知其器

趙魏老 孟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無皂白 鍾皓凡子覲李膺姑

之子也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有退讓之風膺謂觀曰孟軻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皂白觀以白皓皓曰元禮祖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國武子招人過以致怨本今豈其時汝道是也

王肅三反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也性嗜榮貴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理身不穢三反也

吳主聰明仁智 吳使趙咨於魏魏帝問吳主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納魯肅於凡衆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荆州不血刃是其智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擬人必於其倫 禮

銓度 國語

稱述多過 蜀龐統字士元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每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統曰亂世善人少惡人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爲善者少矣拔十得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商搉人物 龐統至吳多聞其名及西還並

會昌門陸績顧劭全悰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謂全悰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

題目

龐德公自謂諸葛孔明爲臥龍龐統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又

裴楷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瑕玷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矣

問用人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之

問人物

蜀關侯雲長督荊州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誰比亮知羽當與並驅爭先乃答曰孟超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若髯之絕倫逸群也侯美髯故亮謂之髯侯大悅

有白起風

世說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童子黑白分明有白起風恨童子狹景曰尺表能審權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晷何必在大但問識見如何

也　又　世說諸葛瑾弟及從弟誕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　又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也　如干將莫邪　盧藏用嘗謂李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孔卿相才　溫大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曰皆卿相才也　善銓敘人物　高憑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鑑一況其清鑑焉　鑒裁尤長　韋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由是無遺材　雅負裁鑒　高儉爲吏部尚書雅負裁鑒用人無不當　子孫當依　韋宙弟岫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爲封州刺史　喜鑒拔後進　獨孤也　李至遠　見桓彥範力言其賢盧從愿尚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　王佐才　李靖吏部尚書牛宏見之曰王佐才也

惟稱好鬚房元齡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它

標鑒通晤王珪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語標鑒通晤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張行成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

諸將材否貫曽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寵同善雖非闘將而持軍嚴薛仁貴標勇冠軍高偘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沈毅雖忌前後有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爲知言

以王佐期之張柬之補

太學生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

問優劣於長史　裴子餘補鄠尉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

人物清整　李藩沈靜藩才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

清廟之器　李珏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有鑒裁　王珪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

鑒拔　李敬元杭州叅軍徐太元哀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元坐免官十年敬元廉知之擢為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

將相材　于劭樊澤始舉賢良劭望見曰將相材也

霜鷹凍蠅　蘇味道高與王方慶魯鈍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素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朝野僉載

鶴鳴雞樹　鳳閣侍郎杜景佺文

章知識並高遠時號爲鶴鳴雞樹張儉同上

題目人　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且遲謂之趂蛇鸛雀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熏木根楊仲嗣躁急謂之熱鏊上胡孫同上

李華作三賢　元德秀李華兄弟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及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則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猥冗爲內史

失所舉 又

白蔿賈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傳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謂用豎牛不慎所舉　君子不以言舉人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宰予言語之科而不仁澹臺滅明字子羽貌寢而賢徒多推士之名終乏知人之鑒受面欺之罪孔融薦禰衡表云人不易知受面欺之罪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周書言所舉得人惟爾之能也若稱匪其人則是爾不稱其任矣公議得失魏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輒顯其言用之後有得失則公議舉者百僚由是慎其所舉也擇善得人必聞有賞非才而舉安可無辜聽言觀行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苟於人而聽言則舉事而失德始聽言而

信行汝得人焉及論事而稽功予所否者既貌取而失人何面欺而逃責

雖入貢於鹿鳴宜奉身於鷂退謝失舉宋宏薦桓譚君山爲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如其繁聲宏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宏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宏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欣悅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宏

席藁史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爲將擊趙爲趙所困遂以二萬人降趙雎席藁請罪又舉王稽爲河東守三年不上計坐誅雎日不懌

受失舉之謗陳寔仲弓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白太守此人不宜用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免塵明德從之人怪寔失舉寔終不言

漢張勃舉陳湯湯父死不奔喪坐勃失舉削戶尋卒因謚曰繆

孔請降考校趙環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陳殷最環自言薦韋証以貪敗

請降考校奪俸贖金陸宣公奏議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失則黜免同上皆有情故兼受賄賂同上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寔才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貿於臣臣復以事貿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閲實失擯當闇謬之責同上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當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顧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覈元同李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用人知則用過則棄此謂之至公他宰相所用彊蔽其過此其私也李石傳

白孔六帖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白孔六帖卷四十四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坐舉主一　王公附

白盤辟雅拜 漢司隸何武舉方正見盤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偽坐左遷楚內史

妄舉 華陰丞嘉言朱雲兼資文武可試守御史大夫匡衡以爲大臣國家股肱明主慎擇嘉小生狂言妄相舉薦嘉竟坐

貶秩 嚴延年察獄吏廉會其吏有贓不入身坐舉不實貶秩笑曰後無復有舉人者

懟自絶

後漢王丹字仲回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舉者犯罪丹坐免客慙自絶丹召曰何量丹之薄也不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慙自殺 池陽令舉廉吏王昱於辟宣未召昱妻受囚家錢昱實不知後人言之昱慙自殺宣乃旌其柩也

請罪失舉 丞相參軍宋挻盜官布六百匹正刑棄市遇赦免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司直劉隗孚大連劾抗請治罪

劾舉主 晉崔洪良伯薦郤詵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詵詵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趙宣子舉韓厥爲司馬以將法戮宣子之僕宣子喜曰可償我矣崔侯爲國舉才我唯法是視云云洪聞重之也

劾舉主失舉 五雄薦周舉舉稱職後雄又舉馮直爲將而直嘗以賊贓罪舉劾雄雄悦曰宣光奏吾吾不失舉也

至公舉夫舉無他唯善所在 親踈一也

不受謝 晉紀羊祜叔子每薦舉人未嘗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臣之節

恐

知孔光有所薦擧唯恐人知不薦門人孔光魯恭事具師門公言得失注見失所擧門

不可干以私尹翁歸子況爲東海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託邑子終日竟不言去後謂邑子曰此賢將不可干以私恨其謝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擧賢達能豈有私謝不復爲通絶書屬後漢史弼字公謙爲河東守當擧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先勑絶書屬中常侍候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弼大怒捶生數百付獄拷殺之非遷次毛玠孝先典選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念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也孔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薛登疏曰漢法所擧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坐

舉非其人 張九齡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牛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

有不職坐舉者 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

坐覆視對策非是 裴垍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

奪俸 于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責其冒薦 薛宣

不實 免王丹之官同上

濫舉者抵斯罔之罪 同上

坐薦御史 韋抗坐薦御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

疑其濁罪所舉 初桂州都督李宏節亦以清謹顯既沒其家賣珠太宗疑宏節實貪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三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

盆顯**繆舉**必行其罰陸贄

讓舉 二

白陳雷 後漢雷義仲公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鄉里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孔嫌其爭讓而下之 令狐楚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

叔度勤勤之讓秦嘉耿耿之辭 薛登請選舉擇賢才疏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

既能讓何嫌皆取 張楚金有至行與沈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嘆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

舉親 三 不舉附

白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祁奚舉子午君子曰立其子不爲比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午奚子也君子曰能舉善也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祁奚內舉不失親 叔向曰

魏子近不失親 魏舒與魏戊同縣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以爲黨乎成鱄曰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仲尼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

儒有內稱不避親 禮

不敢用親 得親有賞

唯善所在 雖親何傷

唯賢是求 雖親必舉

舉兄子 晉以苻堅寇邊朝廷求文武將鎮禦北方謝安以兄子元應舉郤超與元不協曰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

舉子 呂氏春秋魏公

叔疾惠王問之公叔曰臣庶子鞅願任之國政若不用勿使出境王不應謂左右曰叔誖也後鞅果西入秦秦用之而彊魏竟弱也

無行不舉　義縱少時與張翁俱攻剽爲群盜姊以醫幸王太后后問有兄弟故爲官乎曰有弟無行不可後拜中郎

孔公舉雖親何嫌　李固言同平章事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踈實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及之

除吏多姻故　李絳帝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

古有內舉不避親　蘇詵累轉給事中時蘇廷碩爲紫微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詵卿言非公也

舉所

知不暇問讎黨陸元方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

舉其子光嗣以稱職聞狄仁傑子光嗣聖歷初爲司府丞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内舉果得人

韋承慶解鳳閣舍人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以凡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凡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韋嗣立傳

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

所引皆親黨陸贄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

擬官多親舊崔祐甫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

錫

汝明尹　王維張公碑此天子至公内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爲外戚於帝爲外弟

魏相成璜　柳宗元六逆論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誠魏相成璜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

負天下　韋巨源爲吏部尚書時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薦弟福可任　李石弟福太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劒南辟幕府崔鄲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

舉其弟纁自代　韋貫之治人由監察御史至戸部郎中

永貞初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

自舉四

白東方朔自舉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身長九尺五寸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云云可以備天子之大臣

文武兼備漢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至平陽召吏令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何所設施

願守長安令漢馮野王字君卿十八上書願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欲用丞相以爲不可也

張敞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自治之徵拜膠東相盜賊並解散

自比管樂蜀諸葛亮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唯崔州平徐元直信然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

將請治郡耿純伯山請曰臣本吏家子孫遭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無所用志願試守一郡盡力以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脩文耶授東郡太守

遞相舉何武公孫祿漢何武舉左將軍公孫祿可輔政祿亦舉武有司劾奏互相稱舉皆免

提衡張湯杜周相與提衡

馬融崔

瑗竇章後漢竇章字伯向好學與馬融崔瑗更相推薦魏其侯與灌夫二人相引重注云重相推薦田仁任安有詔擇衛將軍舍人爲郎將趙禹爲選得田仁任安二人貧將軍不得已上之問能略田仁曰提抱鼓立軍門使士樂死仁不及任安任安曰決嫌疑定是非辨官治使百姓無怨安不及田仁帝曰善也更相薦舉賈捐之字君房與長安令楊興字君間相善捐之薦興可試守京兆楊興亦云我若得見言君房石顯奏捐之興懷詐更相薦舉請論如律捐之棄市孔獻文闕下舒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鋭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正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正而無因入又不露所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古今數千百年

披剔剖決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感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

上書自陳 員半千咸亨中上書自陳

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令書奏不報

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薦其才 陸贄

高自稱道 杜甫數立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父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而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

忍棄之**必用之要及其時**張嘉貞天子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巳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効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

舉舊　五

白楚君之舉也外姓選於舊　舉其偏不爲黨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死晉侯問祁奚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子也君子曰舉其偏不爲黨偏黨也

刈錯薪之楚且得良賢**拔連茹之茅**不遺故舊**官貴得賢**人惟求舊**棄舊不仁**得賢有賞**始以故知**終因德進**多擢宿舊**魏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

多擢用之不用鄉親杜錫爲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唯善所在雖舊何傷唯賢是求在故必舉用鄉里魏許元爲吏部多用鄉里人告黨與文帝收之元對曰古人云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討察有不勝任者臣當受罪帝決察元所用皆當職乃釋元更賜衣服舉本國人傅嘏蘭石為河南尹河南俗黨五官功曹典選職皆受其本國人無用他邦者嘏各舉良而對用之分曹分職而後以次考覈之舉舊人子朱暉文秀與陳揖交善揖早亡後司徒桓虞辟召暉子駢暉乃薦子友代之孔有才雖親舊當白用許季同牢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從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凡嫌從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

帝然之

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柳宗元六逆論苻堅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

選德進賢初不計私舉門注見薦

脫中第則累公舉沈傳師舉進士時許孟容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容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遂擢傳師高第

舉讎六

自稱其讎不為諂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謂稱解狐君子曰解狐得舉

叔向曰祁奚外舉不避讎豈獨遺乎傳

儒有外舉不避怨禮

宜取節於葑非豈失賢於睚眦

怨是用希必棄瑕於毫髮

善其

可失宜取節於蒭菲以私害公非忠也私怨也王生之使張柳傳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後舉朔爲柏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公必滅私憎而知善豈宜報怨安可妨公私憾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刈錯薪之楚且務得賢拔連茹之茅宜忘舊怨

小白用管仲是捨射鉤之讎重耳見寺人豈念斬袪之罪

惡而知美禮

私不害公唯善所在雖讎何傷唯賢是求雖讎必舉

舉用韓信爲楚王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跨下者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爲名故忍就於此

薦後漢喬玄公祖與陳球有隙及爲司徒薦球爲廷尉

舉讎子樂恢伯奇同郡楊政數衆毀恢恢後舉政子爲孝廉

由是鄉里歸之宜繼美於前賢無失材於舊惡受讎舉魏吉茂凡廣為鍾繇所繩伏法茂怨怒繇不哭至歲終繇舉茂茂才議者以為茂必不就乃就之時人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髦邱者也舉為守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讎乎曰舉賢不避仇讎也又說苑晉文侯問咎犯誰可為西河守曰虞子羔云云君問為守非問臣仇子羔詣謝犯曰薦公也不以私事害公議子去之吾當謝子矣注謝引躬迎而謝之韓子曰解狐舉讎於相孔薦為司元大夫劉仁軌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擢鄭穀為給事鄭畋右丞鄭薰証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鄭穀為給事中至給郎其損怨類此是

子堅正韋溫傳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

舉賤

白管庫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舉管庫小吏以爲士大夫

管仲取盜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僻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用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取官於大夫遷之

節以蒭菲劉其引薦白屋韓起對趙武

揚紫庭劉琨表云揚側陋書

出滯淹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

且淮陰餓隸才能佐漢渭濱賤老道可匡周將致非常之才宜傳

從不次之舉

楚使右領楚太師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可用也子高曰賤

宰人慢之懼不用命馬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宰是以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略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

草萊 王藴爲吏部郎曰欲使時無屈滯先任草萊

寒素 晉起居晉王戎領吏部未甞進一寒素退一虛名

同升諸公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爲文矣注薦家臣於公與已同爲大夫

執技事上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謂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也

唯賢是舉 雖賤何傷

唯善是求 何賤之有

將欲搜以賢良 豈可遺於側陋

楚軍舉善 用仲爽於申俘

漢主使能 擢宏羊於賈豎

黄憲牛醫之子 黄叔度

達吏

舉小吏 周禮

王侯無

種孔寒品晚進悉力薦藉 陸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

分其賢愚

而繫其理亂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繫其理亂房琯上張燕公書

用能畢盡其材器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畢盡其材器歐陽詹上鄭相公書

何能發聲光于幽陋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戚親無瓜葛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黄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所斤銖耶劉軻上座主書

蹇芳于幽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褰芳于幽不以孤秀不擲揀金于沚不以泥土不取同上

雖微必舉劉蕡策元凱在下雖微必舉

不遺疏遠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同上

蔽賢八

白文仲竊位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也言不舉之在位

棄德不

讓不仁臧文仲下展禽仲尼曰不仁黜爵大戴禮古者諸侯不官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俱盡野無遺賢書賢路既壅俾門惟開賢路既妨俾門惟啓簡賢附勢簡棄也書史魚不殯於正堂衛史魚知蘧伯玉之才而不能進死不殯於正堂以自貶蔽才有罪管子舉善且聞懋賞蔽賢豈得無辜遺賢不仁蔽賢有罰見賢禮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注先先已也誠宜見善必求何乃知賢不舉孔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武儒衡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于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抑遠材譽帝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

按轡絶道去帝愛其醖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俄授太子詹事由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

賢者媢能者忌盧杞既得志險賊寖露賢者媢能者忌

忠臣寒膺良士痛骨諫官趙需等極言杞罪四海共弃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

李林甫言嚴挺之春秋高嚴挺之初帝顧林甫曰挺之其材可用林甫因紿挺之使稱疾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餘見詹事

舉

朝咎令狐綯爲媢賢盧鈞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擧朝咨嘆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媢賢綯聞言于帝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羈旅

寒賤顧得官自効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崔植朱克融等

賞舉賢 九

白賞胥臣以先茅之縣晉襄公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賜以先茅之縣有功加錫大戴禮古者諸侯貢士三適謂之有功加錫九錫急賢懋賞蔽賢失德則必有刑舉善援能如何無賞難廢先茅之典請旌刈楚之功臣能進賢君必懋賞孔賜帛三百疋常何言馬周帝賜之進考增秩陸宣公奏議得賢則進考增秩酬其得人張嘉貞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薛登選舉疏

考試十

白權其得失覈以能否明試以功歷試諸難所試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六藝掄材四科取士射策之初中正鵠而後取掄材之際審輪轅之必分先論禮凡官人材必先論之謂論其德行道藝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儒有彊學以待問力行以待取禮懸藻鏡之鑒而取上才縕撞鍾之鳴以待下問一發之初雖失正鵠百鍊之後方辨精鋼考其德藝周禮小司徒職云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詢事考言登庸並尚書藝成拔萃循聲責實棄瑕録用舉措用捨考其德行察其道

藝周禮君子立身道惟難進主司取士才不易知辨論官材考其才也四術崇儒九流考藝刈新拾芥考覈既在有司僭濫寧由多士試可乃已

考第周禮族師讀邦書考第考學者銓度國語稱物總覈名實漢九徵莊子遠使觀其忠近使觀其能煩使觀其才卒問觀其智急與之期觀其信委之以財觀其仁告之以危觀其節醉酒觀其則雜處觀其色九徵並而不肖人得也以待又語禮或以言揚舉吏

先試後漢左雄令舉吏先試公府覆之端門張盛奏除之黃瓊云將以覆實不可改也上第五十難上第高說徐防謂御上疏五經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恥不試晉甘卓舉桂陽谷儉一人到臺遂不試儉恥州少士試高第除郎中下第者同

次第爲太子舍人漢獻詔試儒生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試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本土營粮食不得專業幼童入學白首空歸永絕榮望朕甚愍之其依科罷者聽同次第爲太子舍人

孔不喜與諸生並試有司李所試

索所試鄭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

許自通所工韋陟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

廉視尤謹温庭筠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

左右圜視朋儕拱手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游刃乎文翰之林風雨交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柳宗元送苑論序

得賢十一

白賢國之寶 嘉魚樂得賢也 三良爲政未可間也管仲曰鄭有云云 干旄美好善也 王褒之頌聖主得賢臣頌 五百年一賢人出 二八舜舉八元八凱 致君於堯舜 以賢爲寶 將照千里齊威王曰 所寶惟賢 以賢制爵則人慎德周禮 賢者能者周禮 縶之維之詩 汝得人焉吾與點也 論進士之賢者禮記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位定然後爵之任事然後祿之 終因德進始以名稱 祿在其中德成而上 以善爲寶禮 賢爲國寶人代天工 禹稱善人衛多君子 野

無遺賢 書

李彊拜益州牧 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子矣雄曰此人可見而不可屈也

孔房玄齡爲秦王記室 房玄齡太宗爲秦王授府記室王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

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 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宮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于閤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摧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閻立本圖像使褚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長孫無忌 進司空知門下省事固辭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

爲政之本要得賢人乃治 關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爲政之本要得

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

折節下士賢者乃出李絳帝惟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邪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賢則當任任則當久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君疏忌然用賢豈容易哉

蕭至忠疏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

成汭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汭所舉少過

天后重用刑輕用官楊嗣復帝問天后時有起

布衣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爾必責能否宜待歷試乃可

用賢不計資 柳璨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爲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拔去兇邪登崇畯良 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韓文

貞觀政成開元業泰 陸長源上宰相書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元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

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 劉軻上韋右丞書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始成焉太玄曰崔嵬不崩群土彊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

任賢用善合契同德 李瀚淮南司馬廳壁記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

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

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 岑文本贊文本才猷世南鯁謌百樂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澳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

文變風俗學究天人 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霑四海稱屈李白代宗中丞自薦表

棄賢十二　廢滯附

白權輿 秦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權輿始也

考槃 刺莊公使賢者退而窮處

邁軸之歎

伐檀 君子不得仕進退不伐檀

遺賢 白駒在谷不見維縶詩

簡兮剌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柏舟言仁而不遇也任賢委政既乖勿貳之言書曰任賢勿貳失寵退身終及如遺之棄詩云棄予如遺進以趨時不聞刈楚退而窮處空歎伐檀道惟難進人豈易知媢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見賢而不能舉十年不調馬融季長爲校書郎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凡子喪自劾歸也親累不調晉華廙字長駿宏敞有才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舉廢滯晉陳壽承祚遺父喪有疾使婢圓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敗義及蜀平坐是沉滯累年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功高不調張安世少儒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言安世不伐功也孔

高才猶伏草萊李綱諫曰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偏高才猶伏草萊王義方死草萊魏元忠遷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劉藏器七十爲尚書郎魏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慭抱真節棄於清世李源李德裕表薦源曰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嘗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切爲陛下惜之賢愚同滯崔祐甫改中書侍郎常衮當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馬及祐甫則薦擧惟其人獨無奇士林蘊上李相公安邊書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唐之爲唐獨無奇

士也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公李白送族弟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同上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別劉少府同上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同上有一裴度不能用韋處厚王廷湊之亂帝疑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嘆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有頗牧不能用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柳宗元與楊京兆書

名譽十三

白違道干譽 以永終譽言長有譽也 子假吾名焉傳言假吾以善

名去仁成名以爲子名　敗名行浮於名　闇然日彰

疾没世而名不稱　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

爲善無近名　名者實之賓莊子　德蕩乎名　坐馳應坐

而馳　以身徇名　伯夷死名　烈士徇名　駢明枝仁擢

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曾史是

已　犇命仁義　蹩躠爲仁踶跂爲義　飾非釣名漢汲

黯言公孫宏　不好立名直不疑唯恐人知爲吏之跡不好立名稱長者　畫地作餅魏文

帝謂盧毓曰取士勿取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有　畏教慕善盧毓對曰名不足以得異人而

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正可循名責實也

在邦必聞

舉世用之

孔世絕紀越 紀王謹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號紀越

作爲可喜事以邀聲譽 王世充突厥圍帝鴈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乍爲可喜事以邀聲譽

少有名號三少 李嗣真賀蘭敏之脩撰東臺表嗣真直宏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

言吏部者稱裴馬 馬載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

譽望益重 楊恭仁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

長者稱婁郝 婁師德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蘇李 蘇味道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

劉孟高郭 劉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

賣直售名 李渤杜元穎劾奏渤

賣直售名

元白劉白　白居易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蘇賈　賈曾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

蘇李　蘇頲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又何愧前人哉

取空名　魏徵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

毀譽常在小人　又曰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

語良相必曰房杜　如晦元齡兩人深相知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

人有短所以見長　霍王元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

解事僕射　戴至德遷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語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為解事僕射

近

名 李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日近名

譽重一時 常袞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官官領職

十譽未之信 趙憬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偏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偏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未之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

項斯詩 楊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爲僻雅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由是擢上第

多士浩然想見其風 許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

不爲灼灼 顧少連政尚寬簡不爲灼灼名

名播戎夷 馮定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于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戰功推爲中興第一 李光弼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

裴度威譽德業比郭汾陽

裴度既有功名振四夷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

曹畢　曹確始畢誠與確同爲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內宰相**　王琚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

譽望大減　魏元忠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

完名高節爛然獨著　郭子儀贊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褊

不好立名　楊綰

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裴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事吏白積案數百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搢紳想見風采　陽城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萊處諫諍官天下益憚之

尚名　田仁會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估有羸輒入之官人以爲尚名

號二蓋　蓋文達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

孫

孔 孔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爲孫孔云

媿在盧前恥居王後 王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來李 李義府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

四夔 崔造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正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

以治生瑣碎失名 趙宗儒

自盜美名 楊嗣復傳李玨帝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玨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切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

巖巖有風采 推重於時 高元俗

財賂交權幸以賈虛名 王智興

聞家子有美譽 杜兼爲濠州刺史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

劉允濟與王勃齊名 本傳

李邕名家 李邕李嶠歎曰子且名家

宋璟劾張昌

宗反狀 邑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宗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邑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邑出或譲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邑曰不如是名且不傳

文名天下 李邑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云

號蕭夫子 蕭頴士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士式賈邑趙臣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

蕭李 所與遊者獨李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公卿愛其文交譽 陸據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

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閻士和因擢歴世文章而盛推頴士所長以爲閻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名冠宗族 李華曾祖太沖名冠宗族

大龍甲 崔漪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漪與焉

三不開 五代馬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

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詳其善跡陸贄奏議稱人之善者必詳其行善之跡

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韓文

名高逼己韋涉李林甫惡其名高恐逼己乃出爲襄陽太守

上失德則與下爭名張廷珪贊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

盛名之下爲難居矣房琯以忠讜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本贊

辟召十四

白聘名士禮賢者禮

徵書同日到嚴延年亡命會赦丞相府御史府徵書同

日到延年以御史府書先至遂詣御史府爲掾也

不及政事　後漢司徒侯霸辟閔仲叔至不及政事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爲不足問不當辟辟而不問失人遂去

名儒　劉矩再爲太尉所尉召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還

以軍書徵召　大將軍何進聞邊讓才名欲辟之恐不至乃詐以軍書徵召既至署令史

羔鴈成羣　陳寔子紀諶並著名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當世榮之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形象

譴罰　後漢李充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捐溝中譴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詔徵爲博士時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欲復也

辟不就後會葬　後漢申屠蟠事見上徵聘門注

祭　徐稺字孺子爲黃瓊所辟不就瓊卒負米自南昌至江夏殺雞祭之不告姓名

制服　司徒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卒制服三年往往爲俗

哭王脩爲袁譚所辟不就譚誅哭之

幅巾見鄭玄康成大將軍何進辟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玄不受服以幅巾而見一宿而去

留祕閣之吏魏王凌請王基爲別駕後基爲祕書郎凌復請還司徒王朗與凌書曰家臣之良則升公輔公臣之良則入王職今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尤不遣

殺公掾晉魏舒爲司徒有周震者頻爲三公府辟辟書下公輒亡時人號爲殺公掾莫爲辟者及舒命之竟無他也

以禮進退魏李憙累辟不就司馬景王命爲從事中郎引見曰先公辟君不應今至何也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繩下故憙懼法而來也

職滿乃得辟左雄伯豪上疏言鄉部親民之吏清白從政者請寬其貲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宦竪不久侍竟不用也

處士年少崔駰亭伯竇憲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皆故刺史二千石崔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

疆辟 喬元公祖爲漢陽守郡民姜岐守道隱居元辟爲吏不就元怒使督郵偪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督郵諫元不聽往辟岐岐亦不起士大夫競諫元元乃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

焚山 太祖辟阮瑀瑀不就逃入山中祖使焚山得瑀瑀即集賓使就技人列瑀鼓琴歌云太祖大悦

五府交辟孔府寺交辟 薛登䟽漢世求之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

署節度府判官 王徽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

羅致幕下 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三返乃肯應 薛戎年四十餘不仕江西

觀察使李衡辟召幕府三返乃肯應**奏辟不應**竇常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以厚幣皆不應**韋貫之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玄澤潞郄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古者或遥聞辟召或一見任之**是以士修名行而流品不雜張九齡上疏**徵拜御史**柳文柳渾行狀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遣使者四輩敦趣**馬周舍中郎將何武家時詔百官言得失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乃大悅**玉麟符**屈突通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遇休沐往往馳召**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

休沐往往馳召 召太子用玉契 崔神慶轉右庶子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孚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謹防萌之意不可不察 以銀爲信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爲信忽除銀青泌知載必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鄴侯家傳云 騎詔 長慶集騎詔徵還便殿與對 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召命 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車服志

待士 十五

白隗始 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禮賢請從隗始昭王乃築臺師事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也

信陵之下侯生 史魏有隱士侯生爲夷門抱關公子欲厚遺之不受乃置酒大會公子從車騎虛左迎侯生於公子上座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曰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公子乃引車入市侯生下見朱亥睥睨久立公子顏色愈和喜士名聞

郊迎擁篲 鄒子行重於齊梁惠王郊迎之執賓主禮如燕昭王擁篲前驅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之宮身親師之

記語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皆歸舍業過之每待客坐語屏後侍人主記與賓客語

不敢加兵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無賢不肖謙而禮交之士爭往歸之諸侯不敢加兵於魏無忌即信陵君

魏文侯師田子方 太子擊遺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因問曰富貴驕人乎貧賤驕人乎子

方曰諸侯驕人失國大夫驕人失家貧賤行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懸榻 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人周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致唯蕃致之而不名特爲致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宣之

皆得所欲 袁安博愛容衆無所閒擇賓客入門賢愚皆得其所欲任延爲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居三公連辟不到延洒掃其門遣功曹奉謁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生死備錄遂署議曹祭酒遂卒

倒屣 蔡邕奇王粲粲至倒屣迎之既至容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生也有異才吾家書文章當與之

董允 蜀志董允爲尚書令費禕典中軍期遊燕嚴駕已辦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將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舍此就彼宴非所宜乃命解禕

座無空席 王渾爲安東將軍鎮壽陽虛懷接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謁江東之士悅附之

避正寢舍蓋公 曹參

周公下白屋之士 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易

貴而能降

降心相從

降尊就甲孔無貴賤爲盡禮

惠文太子範愛儒士無貴賤爲盡禮

収人物致幕府

房元齡泰王記室征代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元齡獨収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家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

雖厮役皆得其歡

裴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厮役皆得其歡

邢君牙

屈己好士

性樂士

張建封性樂士賢不肖遊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辟幕府

喜接後進

李紓喜接後進

禮賢下士有終始

李勉

雖小善數千里邀致

李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甲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録徐徐以禮謝

善遇士

田頵善遇士若楊夔康駢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

待官屬有禮

烏重胤

公

卿多依 王審邽為泉州刺史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盡待士之禮 伏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世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不自矜高不設塹壘曲盡情意以盡待士之禮杜牧上崔大夫書

虛舍邀 崔顥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

重義愛士 李邕蚤有名重義愛士

好禮士人 閔王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士人王倓宰相博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五代史

沐垢不終湯充飲不競腹 沆亞之上冢官書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飲不競腹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善於衆能

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李白古風

待士之道 韓愈書愚者日至閣下以千金

與之賢者至又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

置擇能院五代吳越錢元瓘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

後出莫不造門韋顗喜接納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顗傅會之素議遂衰

考課十六

白三歲大計周禮太宰之職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注三載考績

廢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殿最

三載黜陟舜典三載黜陟幽明

詢事考言明試以功

功事周禮責實稽其功事

會政計會政事

周禮大比三年大比以考群吏而廢置注云大比大計也

崇德黜惡禮

程功會課

稽功底績底致也績功也書智效一官績成三考政乃日修功惟歲課

計最

考課吏法漢京房君明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末世毀譽取人故功業廢宜令百官各試其功房奏考課吏法令丞尉治一縣云犯法者輒遷有盜賊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二率相推如此法朝臣皆以爲上下相司不可許唯鄭宏周堪善之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

課第六蕭育爲茂陵令會課注考課育第六漆令郭舜殿見責育救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爲人言也

谷永書曰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都官考課魏志劉邵作都官考課上疏曰官吏考理王政之較然而歷代不務是以理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

傳嘏難之邵作考課法云云

盧毓考課法毓曰名不可致異人可以得常士畏教慕善然

後有名古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課廢而名譽相進退故真偽相蒙帝納其言作考課法及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治中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縣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注云治中調其職簿書之要也

奏課連最 **閥閱** 朱博為琅邪太守始暮縣有盜游徼王卿盡力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有效檄到賚閥閱詣府注閥功勞也閱所經歷

黜陟之課 杜預元凱受詔為黜陟之課令委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已後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因計偕以閏六載則主者總集優者超用之劣者奏免之優多者敘用之優少者左遷之

內外官 杜恕務伯為黄門侍郎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工皆有事效然後察舉郡守以功次補或就增爵秩此最考課之急至於公卿內職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之也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

臣納言補過安有大臣但守職辨課可致雍熙者云云

計治而誅賞王昶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知也

孔考爲天下第一鄭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

黜陟詳當趙宗儒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佋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善之

自宰相而下升黜李渤拜考功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倪文昌植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倪等不推至公陳

先王道德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賢者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李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李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奏入不報

考績為天下最 路嗣恭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自述其考 唐臨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因不冤所以絕意帝嘆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坐漕舟溺者中上 盧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中上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

以考升

趙憬為尚書左丞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

議考課

同上獻審官六議其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

固辭上考

盧邁進給事中儀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上考薦紳高其讓

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

獨孤及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飢旱鄰郡庸士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

所至有績可紀

李遜為政抑强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

宇文融

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為上考盧從愿不許融恨之

校京官考注

張均為中書舍人其父說援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

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不以爲私

進絀清明（席豫還考功進絀清明）

所至課最（崔彥昭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

刺史奏課（盧從愿下遷豫州刺史奏課爲天下第一）

以清白聞課第一（薛珏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

所至稱最（戴叔倫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

課吏治分明淑慝（裴垍既當國課吏治分明淑慝）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城爲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要會十七

白八成（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治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要會計最簿書也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歲

會月要日成　小宰宰夫之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會計　周禮司會聽其會計

致事　上其計簿於君

受質　歲之成受質

歲事國用　禮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質於百官百官各以其成質於王官王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然後成歲事國用注成計會要也質平也平其計也歲事歲計也計一歲之用

會財　會筭也

經費　經常也

辟名　謂文簿不實也

校簿稽事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

三公受計　漢書

受會　周禮官聯以會邦治宰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

參互　周禮以參互考日成

歲終會計　財用物必考於司會歲終會計事

不從中覆　漢書云李牧軍市之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

張蒼遷爲計相　注計簿籍也蕭何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

郡國上計也

計最嚴助傳奉三年計最最凡要也

主計張蒼

白孔六帖卷四十四